

HOLLYWOOD

好莱坞

树明 著

的中国女人

江苏文艺出版社

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
PUBLISHING HOUSE

670246

好莱坞

树明 著

江苏文艺出版社

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
PUBLISHING HOUSE

的中国女人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好莱坞的中国女人/树明著. —南京:江苏文艺出版社,
2001.9

ISBN 7-5399-1663-X

I. 好… II. 树… 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1)第 052578 号

书 名 好莱坞的中国女人

作 者 树 明

责任编辑 陈敏莉

责任校对 方 言

责任监制 赵光明 胡小河

出版发行 江苏文艺出版社

印 刷 宜兴文化印刷厂

经 销 江苏省新华书店

开 本 850×1168 毫米 1/32

印 张 10.25

字 数 22 万

版 次 2001 年 9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印 数 1-13,200 册

标准书号 ISBN 7-5399-1663-X/I·1564

定 价 17.80 元

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

1

“你为什么偷我的男人？”

“我每天都需要男人。除了你丈夫，没有男人适合这个标准。”

“你需要的是一头种猪！”

“你说对了。”

导演突然怒喝一声，“住嘴！”

众目齐齐集向陈梦露和严思怡。陈梦露拍拍严思怡的手，英文音量不高不低，“别理他，臭大粪。”

导演益怒，“我说了，你他妈住嘴！”

场景是个酒吧，昏暗。白种女主角和女配角隔着一张圆桌，彩脸相逼，鸡斗架般。裸肩大开胸，被摄影灯照得鲜艳而鲜明。四周，清一色的小圆桌，有单人，或成对儿的，陪衬着她们。梦露与思怡，紧挨着这两个白人女演员，眼一低，就是四条白里透褐的大腿。这个镜头，反反复复拍了十一次，女主角和女配角的表演就是不到位。导演腹里早就烟火腾腾了，见两个中国女人嘀嘀咕咕，挑战似的，一个居然笑出了声，就再也按捺不住了。

助理导演走过来，声音不高，却很威严，“滚！”

严思怡伏肩弓背，盯着陈梦露。梦露坐直了，眼角扫着导演，“这两个尤物能演好戏？胸脯大大，脑袋空空。”

助理导演：“滚！”

女主角那边小声一句：“丑中国女人。”

女配角立即跟上，“你说对了。”

梦露半偏身子，拧颈对视，轻轻一声冷笑，“我是中国第一号美女，大牌影星，在中国电影界。就你这眼光，还想当好莱坞明星？”说着，她拉了一下严思怡，站起来，“我们走。给这种下三烂电影跑龙套，掉一万倍价！”

“赫哩哭——”女配角学了一句梦露的“好莱坞”英语发音。酒吧一片哄笑，几乎把房盖掀翻了。

陈梦露公主般，面傲气凛，梗颈挺胸，超短裙下两条小鹿腿儿，不疾不徐，穿行于五颜六色的瞳孔之中。路过导演，她飞出两波秋水，显个媚态。

思怡垂目低头，曲颈含胸，像被人踢了一脚的小猫。梦露使劲朝她腰一拍，说中国话：“走直了。”

思怡挺直身板。

一个男声：“哦，女同性恋！”

梦露挽起思怡，停住脚，锐利的目光挟着两道寒气，喷向人群。小酒吧顿时鸦口哑，雀喉塞，喘大气儿的都没有了。哪个胆大之徒臭嘴里再吐出一个音节来，就会被告上法庭，如果这两个中国女人真是同性恋的话。

出了酒吧，严思怡问：“咱们被赶走了，钱还会给吗？”

梦露顶顶瞧不起思怡的，就是这一点，小气，小家子气，就认钱。她狠狠往下砸了一拳，半倾下上身儿，“这是种族歧视！白人演不好，拿中国人出气。事关国格、人格！”

严思怡不由提高了嗓子，“我能和你比吗？你有人养着，我得靠自己！”一辆公共汽车驶来，她跑过去，头也不回，蹦上去。

梦露一怒，一句恶毒的英语追过去，“卖肉挣钱！你卖？”

一个壮硕的汉子路过她，边走边脑袋转轴，上上下下，剥衣服般地打量着。她声音极大，“你寻找什么呢？你就不怕我是勾引嫖

客上钩的便衣女警察？”

汉子忙溜了。

二月的洛杉矶，太阳还没落，凉风顿起，钻进薄薄而又过短的裙子，她哆嗦了一下。利弗塔大街狭窄、曲折而忙乱，仿佛人生，上了路，就身不由己，按格式化运行下去，否则，你非撞个粉身碎骨不可。

“嗨，漂亮女孩儿。”

梦露眼球朝眼角一甩，一个女人。“你是谁？”

“帮你打进好莱坞的人。”

梦露定睛。白女人极瘦奇高，米黄西装、大翻领，白色衬衣领口下，一个淡黄小纽子故意没扣，露出一片雀斑，长脸像大青皮萝卜被人随意削了几刀。音儿在她嗓子眼里长长拖着，“O—key—？”

前面街角，一家咖啡馆，小而雅致。墨蓝色亮漆儿桌椅柜台，透着几缕东方情调。

梦露不待坐稳，“你说你帮我。怎么帮我？”

白女人递梦露一张名片，自我介绍。她叫米兰达，姓豪叶，作家，曾写过一部上座率不错的电影剧本《好莱坞女姐》和其它电影剧本，兼经纪人。方才，梦露大闹酒吧时，她就坐在一角，饮着自己带的红酒。

梦露有点失望，还以为什么大人物呢，张嘴就“帮你打进好莱坞”。作家，狗屁！好莱坞没作家呆的地方。经纪人，晚间睡墙根儿的流浪汉也他妈管自己叫“经纪人”呢！她使劲呼了一口气，颤动着双唇，一串嘟噜。

米兰达仿佛不觉，向女侍手指一勾，“你是对的，那两只奶子活蹦乱跳的母狗，应该去的是拉斯韦加斯郊外妓寨，而不是这里，好莱坞！不过，你这种博得导演注意的方式，已经不时兴了。你需要一个好的经纪人。”

健美漂亮的混血女侍托着两杯黑褐色咖啡，姗姗而来，黑白分

明的大眼睛和圆圆巧巧的美臀中，怀着超级女巨星的欲望。

女侍放下咖啡，姗姗而去。梦露从女侍的臀腰收回眼睛，指着自己的鼻尖儿，夸张一笑，“我挑逗导演？得啦！中国第一号美女，大牌电影明星，这么蹩脚的剧本，这么个炉子里没烤好的导演，这么两架性机器，我去争风吃醋？搞错了吧！”

米兰达眯了一下眼睛，“任何一个怀着明星梦的外国女孩儿来到好莱坞，都自称是那个国家的电影明星。只是，好莱坞不承认外国人的过去。”

梦露重重一放咖啡杯，“你是说，我编造自己的经历，是骗子！”

米兰达瞪着梦露，身子朝椅子仰仰，“在好莱坞，不编造自己的经历，不骗导演和制片人，就无法立足。”梦露又要发作，米兰达止住她，“但你例外。”

梦露直盯着米兰达，满眼的“何以见得？”

“你方才在酒吧演的那场戏，极其到位。令那两只白母狗黯然失色。”

梦露脸上蕴出笑意，轻轻呷了一点咖啡，清苦一传递到舌蕾上，马上转换成淡淡，甜，甜蜜。“以及？”

米兰达眼睛一亮。就在梦露的话音将落未落时，她敏锐而独特地发现，梦露瘦弱的双肩极其细微地抖了一下，细微到几乎无人能察。可她发现了，察觉了，看到了，这是好莱坞久违了四十年的女人魅力的自然流露。梦露，玛丽莲·梦露式的性感特征，而又那么不经意，完全发自灵魂，启自天性。米兰达因兴奋，身子几乎都要抖起来了。“你美丽。东方美人，中国美女。”

“看来你还不像一般美国人那样笨！”梦露后背离开椅子，挺直了，“看着我，我就是中国美女的标准。美女，顾名思义，就是美丽的女人。你明白我的话吗？美女的中心含义是女人，人！你看他妈的美国，美女就是颤动的大胸脯子，风情万种的屁股，浑厚的腹下三角，丰满的大腿，这是女‘性’，不是女‘人’。你听明白了吗？”

美国女人不是女‘人’，而是女‘性’，一架耐用耐看的性机器，谁都可以上去操作一回！”突然，她打住话，眼睛里闪烁着恶作剧的歉意，“对不起。”

米兰达不住点头，发梢划动着的都是欣赏，“你的表演才能只能用‘天才’一词来形容。我爱听你的话。”

陈梦露更加兴致勃勃，模仿起电影台词，“‘你为什么偷我的男人？’‘我每天都需要男人。除了你丈夫，没有男人适合这个标准。’‘你需要的是一头种猪！’你说对了。’哈哈，美国成配种站了。哈哈。美国男人就是一头头肥公猪。”

米兰达大笑起来，“公猪！极其准确。”她笑得天响，爽，飓风掠过原始森林般。

梦露如同觅见了知音，手舞足蹈，肆意挥洒，响响地，把好莱坞好一顿臭骂，把美国电影贬低到零，数落导演的种种不是，恨不得把那两个白种女演员发配进蒙卡罗监狱去。咖啡馆老板和女侍不时相互对视一眼，撇撇嘴儿，耸下肩。这要是在别的地方，芝加哥、纽约、休斯顿、巴黎、伦敦、开罗、东京、北京，如此肆无忌惮，大声喧哗，她俩保准被轰了出去，或者被请进了警察局。可这儿是好莱坞，满街筒子充斥的就是这种怪人。基因里没有镶嵌着这种怪，就不要在好莱坞混！

笑毕，稍稍冷了一下场，米兰达抓起梦露的右手，轻轻摩挲着，纤薄、细腻，柔若无骨，指若嫩葱，没有订婚戒，没有已婚戒，没有离婚戒，也没有拒婚戒。

“我可以问你一件私人的事吗？”

“嗯。”梦露抽出手，米兰达轻轻掠过肌肤的温爽与暖软仍在指端掌心回旋着。

“和你一起的那个女孩儿……女朋友？”

梦露笑了。米兰达脸淡淡地红了。梦露笑得益发开怀。

2

梦露未进门，声已进了屋里，“老公，快救驾。”见鲍勃从屋里出来，“你付出租车钱，怎么这么多！”

出了咖啡馆，米兰达·豪叶小姐又请她去隔壁的“月季花”餐馆吃了顿中餐。小半个晚上，在米兰达面前，尽情发泄了一通，表演了一通，梦露感觉浑身轻松，心情愉悦，截了辆出租，指指点点，离开了西好莱坞区。谁知遇上一起交通事故，车被牢牢塞住。她在车里东张西望，看着救护车、水车、警车灯光闪烁，前前后后一条车龙，便和司机说这说那，甚觉有趣。哪知，在她身子、嘴不停的时候，计价器也没闲着，到了家门前，司机一指计价器，她吓了一跳，38.90 美元。

她蹦下车，“该死的。我老公会杀了我。你等会儿。”

鲍勃去付账。梦露进屋，甩掉高跟鞋，小跑到冷水器，接了一杯冷水，一饮而尽。一回头，发现单人沙发上露着一个女人脑袋。她腾腾走过去，使劲叫了声“嗨”。

女人扭过头，扬起脸。浓浓一头黑色短发，细眉圆目，两腮丰腴，上唇略短，东方女人。哪儿见过！

女人脑袋随着梦露的身体转，伸出长长的手臂，“我是珍。”

梦露审视着珍，手伸得有些迟疑，“你好。我叫陈梦露。”突然，她往前一窜，大叫一声：“珍·秦！你是珍·秦！《三藩姊妹》里的妹

妹晓慧！我看过你的电影。”

“听你丈夫说，你是电影演员”珍·秦拉了梦露的手，拽到旁边的长沙发上。

“你为什么偷我的男人？”梦露左肘搭在沙发扶手上，看着秦影妃，愁容满面，怒目圆睁，见秦影妃一脸茫然，换了个姿势，腔调一变，“我每天都需要男人。除了你丈夫，没有男人适合这个标准。”她换回原来的姿势，语调里充满了仇恨和蔑视，“你需要的是一头种猪！”再幻出一副表情，“你说对了。”

“天才，你真是天才。”

梦露叹口气，“天才管什么用，在好莱坞，最倒霉的就是天才。”

珍·秦的中国名字叫秦影妃，她本想说中文，但见梦露总叽哩咕噜的，只好以英语相答：“好莱坞我有朋友。”

房门响，梦露跳起来，奔过去，身子一蹲，搂过老公脖子，鲍勃弓身弯背，接过老婆的小嘴，响响地亲了又亲。

“亲蜜儿，这是珍·秦，好莱坞著名的华人女影星。我们上个星期不是看过《三藩姊妹》吗？她就是妹妹晓慧！”

鲍勃头朝前稍稍探探，努力眯着眼，“梦露一说，我认出来了。梦露说，整部电影里，表演最出色、最真实的就是你。我同意她的看法。”

反感像一个巨浪，铺天盖地砸秦影妃。这就是美国人的虚伪。他的眼睛、表情显明了他根本就不知道她演的是什么角色，翕动的嘴唇却吐出廉价的恭维。她神色凝重，“过奖过奖。我快忘了我在美国。”

梦露怀里搂了丈夫的大粗胳膊，身子摇了两摇，“中国有句话，男人过分恭维女人，其动机就可怀疑了。”说着，松开丈夫，又搂了影妃的胳膊，“您来找我，一定是要给我个角色吧？”

秦影妃见梦露眼巴巴的一副表情，心里一阵难过。“我来送你一桩挣大钱的买卖。”她告诉梦露，她好多年不和影界打交道了，虽

然国内和美国有许多著名导演和制片人无数次邀请她。现在，她喜欢的是保险传销，一种新兴的传销产业。干好了，可以挣大钱。“你知道陈冲、刘爱玲、黛咪·莫尔、朱丽娅·劳勃特吗？她们上百万、上千万美元的保险就是通过我买的，我一年赚的佣金你猜有多少？三十五万。”

梦露响响地“哇”了一声。“还有哪些天才演员？”

“基利·道尔知道吗？”

“不知道。”

秦影妃露出失望，有点夸张，“《三藩姊妹》里我的姐夫啊。”

“啊，他呀！坏小子基利·道尔，《道格拉斯的坏小子》男主角。片子在国内看的。那时，我刚上电影学院一年级，做梦还想让他‘坏’一下呢。”梦露自己笑了起来。“可我到了美国，一点儿也没看到他的消息。姐，电影里，他看你的眼神特不一般，他爱上你了吧？”

秦影妃知道梦露把好莱坞另一个男演员和基利·道尔弄混了。因为基利·道尔从没主演过《道格拉斯的坏小子》。“他的保险也是通过我买的。喝杯咖啡，佣金净赚十一万。”

梦露忽如旋风，滴溜溜向丈夫旋去，半倚在男人怀里，抓起他一只手，按在自己脸上，仰脸抬眼，瞅着男人，“爱蜜儿，我也要买保险。”

鲍勃点下头，拍拍小妻子的脸蛋儿。

秦影妃瞅瞅这对年龄悬殊的老夫少妻，“我可以问一下你们的年龄吗？”咖啡桌上摊着一沓材料，她翻开一页。

鲍勃没吭声，梦露答了。

影妃低着头，食指在纸上划着，眼角里，鲍勃的老肥粗腿与梦露的小嫩腿紧紧缠着。她不由吞了一下喉咙。“58岁，24岁。梦露保25万，一年保险费是1867美元。如果入会，成为传销公司的会员，只需交1120.20元。瞧，一入会，你们就挣了746.80元，

40%。”

梦露：“哇！什么都不做，就挣七百块！”她瘦小的身子挤着壮硕的鲍勃，“我要买。美国车祸这么多，保个25万块美金，也不白嫁你一回。”

秦影妃端起桌上的凉白水，喝一口，使劲咽下去。“如果你不入会，你就一分钱也省不下来。入了会，你不仅自己买保险省钱，你还可以发展下线，你下线买保险，你就可以从第一年的保险费中提成30%。你的下线再发展下线，下线的下线买保险，你还可以从中提成。如果你有五十个下线，下线又有下线，下下线又有下线，你一天什么都不做，一年就可以挣到五十万，甚至一百万。”

鲍勃点点头，大手不经意地，正好拍在梦露平平的左胸上，“我觉得不错。我是搞市场预测与分析的，明白这点。没准儿，明年，我可爱的小妻子就是百万富婆了。”

秦影妃使劲点下头，“你丈夫说得对，保险传销公司旗下包括美国所有保险公司，会员为所有保险公司提供服务，又和传统的保险推销员不同。我们一起干，保你挣大钱。入会费只需区区200美元。”

梦露仰起小脸，“鲍勃，200美元。”

“我写支票。”鲍勃放开梦露，起身去了书房。

“姐，”梦露双膝跪在地毯上，两臂盘在咖啡桌上，歪着头，“你为什么要离开影界？你已经打开场子了。太可惜了。为什么呢？”

3

秦影妃驾车回家，一进门，公文包往地中央一扔，大腿压二腿，坐在沙发上，瞅着电视流动的画面发怔。她满脑子都是鲍勃和梦露，怎么也赶不走。鲍勃极其壮硕，1.9米多的大个子，近240斤的体重，一圈灰发围着光亮的头顶；梦露极其瘦弱，草叶般单薄的身子，一米五挂零，八十斤。他能把她压碎了。天文数字般的年龄差，梦露几近谄媚的寻乖讨好……她几乎透不过气来，薄雾一样的东西，蒙上心头：对老男人莫名的厌恶。

楼上女儿尖厉的嗓音，“斯蒂夫，我打电话呢。”

一到晚上，哥哥要上网，妹妹要和朋友在电话上聊天，都抢一根电话线。她起身上楼，进客房，从去年的圣诞卡盒子里翻出沃尔夫·沃尔夫寄她的贺卡，卡上印着手机号码。她掏出手机，向导演沃尔夫介绍了梦露的情况，请他安排一个角色。沃尔夫告诉她另一个电话号码，她挂过去。对方一听沃尔夫的名字，马上答应明天试镜头。

“角色很小，没台词的。”对方说。

“这已经非常感谢了。”她说罢，又按下梦露的电话号码。“你还能说中国话吗？”

“秦姐，是你呀！我老公说，我应该入会，一边演电影，一边搞传销。他说，保险传销是新生事物，越早入会，位置越高，获利就越

大。我决定了。”

“我以为你嫁了老外，中国话都不会了呢。”

梦露笑了，话讲得飞快：“这样人真有。一次，我去梅西百货店买衣服，看见一个中国女的，披一身婚纱，我用中国话说，‘祝贺你了’。你猜她怎么说？她说：‘对不起，我不会说中国话。我的丈夫是白人。’我真以为她丈夫是白人呢。我买完东西，一出店，又碰上她了，和一个老外手牵手，说白不白，说黄不黄，说黑不黑，整个一杂种。过了几天，我去中国店买菜，又碰上她。我说：‘还认识吗？’用中文说的。她摇头，说对不起，她记人的能力比较差。记住，她是用中文说的。我说：‘你中国话挺好啊。’你猜她怎么说？她说：‘我年初刚从上海出来。’可能那两天杂种没在家，”她猛笑了一顿，“脑袋清醒了，想起自己是中国人了。”

秦影妃也笑了。“告诉你一个消息。”

.....

搁下电话，她迅速下楼，穿过一段短短的小走廊，推开丈夫的书房。李键夫一见，极其迅速地将双脚从写字台上挪下来，转椅一转，坐正了，坐直了，将正读着的《心脏学》端端正正地放在写字台上，钩胸曲颈看两眼，抬起头，冲老婆笑了一下。

“一个朋友马上要来。”她说罢，返回二楼，又通知了儿子、女儿。

全家立即进入一级战备状态。只要有客人来，不论是贵客、常客，还是仅仅坐一坐的，老婆都要把屋子收拾得干干净净、利利落落、井井有条。李键夫各处转转，实在看不出哪儿还需要整理。秦影妃持家有方，总是净的，窗总是明的，每两周又请人彻底打扫一次。可是，这个时候，你绝不能让她看见闲着无事。他就进这个卫生间，放水冲一下马桶，待水不响了，进另一个卫生间，再放水。四个卫生间水全放了一遍，看老婆还没下停工令，就再轮番放一次水。

秦影妃气呼呼下楼来，手里拎了一套西装，“你那姑娘你得管了。裙子脏了，让她换，她就是不换！”说着，递过西装。

李键夫一看，这套墨蓝色西装是出门做客穿的。“谁来呀？”

“刚认识的，一个丑丫头。”

“没必要吧？”他拎着衣挂问。

“有必要。”秦影妃扔下话，进了厨房，从冰箱里拿出葡萄、桔子、白兰瓜，洗，切，大白瓷盘子盛了，又抓了一盒冰块，捧几听可乐、果汁，摆在客厅的玻璃茶几上。门铃响。

梦露一步窜进门，立起脚尖，大斜背式拥住影妃，“姐，小妹给您磕头了。”扬起手里的酒瓶子，朝李键夫晃晃。

李键夫跨前一步，接过酒瓶子。酒瓶子古香古色，商标暗旧，显示着年代久远，也显示着价格不菲。可惜，他缺少美国酒的知识。

秦影妃也以同样姿势拥抱了梦露，腮蹭了一下梦露那凉爽、柔嫩的小脸蛋，“我说过，我在好莱坞有人。”这时，她发现门外还站着一个女人，门影遮住了脸，可眸子反射的两点光却越过她和梦露，落在了身后李键夫身上。一丝不悦，从腹底涌起。

梦露小鸟一样，蹦跳到李键夫面前，伸出手，“姐夫吧？”

“李键夫。谢谢你的酒，不好意思。”

梦露风一样急转身，指着迈进门里的严思怡，对秦影妃说：“严思怡，我的英文学校同学。你放下电话，她来电话。听说我要来看你，也要来。”又脸对思怡，“这是秦姐，著名影星。”

忽如春风，严思怡满脸绽笑，“久闻大名，今日得见芳颜，果名不虚传。”

秦影妃摆了一下手，“别起哄。进来坐。”转身带路，朝客厅的沙发走。梦露跟着。

严思怡挺直胸，颠了两个小碎步，伸过手去，“姐夫，来得仓促，没给您买酒。”

李键夫握了，“不用。不用。我不大喝酒。”

梦露闻言站住，回过头，“姐夫，您的意思是说，我的酒带得不对？”话音未落，自己先笑了，笑声又响又急，如雨打芭蕉，响急中有轻缓，又似微风掠柳絮。

严思怡握毕了手，复挺直胸，踮踮脚，右手食指从自己鼻尖处指向李键夫，“您有两个小姨子了，会让您的日子不好过的。”猛地，她闻到李键夫身上散发出一丝淡淡的消毒水味，“姐夫任职医院，医生？”

李键夫点点头，笑一下，眼睛转向一边。

“哇，酷！医生，明星，郎才女貌，才貌双全。”

秦影妃坐在沙发里，听严思怡一惊一咋的，在丈夫面前装腔作势，扮出女中学生的幼稚，心里直骂“犯贱”。梦露眼角扫了一下秦影妃晴转多云的面孔，屁股离了沙发，挺直上身，伸长细脖子，叫了声严思怡。

严思怡这才停住话，脱了鞋，来到客厅，与李键夫对面坐了。见他西装板儿板儿的，两手捧着个酒瓶子，一张丑脸，就觉有趣。“秦姐真有眼光，找了个美国医生。”

“他是哪门子医生，搞病理的，给医生打下手的。美国人宁可餐馆打工，也不当病理医生。美国人不当，就让给中国人、印度人当。把孩子叫下来，客人来了。”

一直保持着微笑的李键夫向三位女人点点头，捧着酒瓶子，绕出客厅，黑黑个人儿，踏上了回旋式楼梯。

梦露：“姐夫真好性儿，我家那老外，一句话不对，脸马上阴云密布。你不主动和好，一个月不和你说话。”

仿佛一根针伸进了胸腔子，影妃的心不由一痛，不平像捕食的豹子一样跳跃着。

“妻令夫顺，那是秦姐给咱俩看呢。人背后，对老公不知怎么好呢，夫命言听计从。姐夫是医生。在美国，第一流的人才当医

生。这家、房子多漂亮。”严思怡一边说，一边讨好地向秦影妃笑脸相送。

秦影妃特讨厌严思怡的世故，如果不是梦露带来的，马上逐之。

楼上脚步奔腾，一男孩一女孩飞跑而下。斯蒂夫棕色短裤熨得笔挺，纯白的马球T恤，辛蒂长发披肩，牛仔超短裤，双双立正站齐，“阿姨好！”

梦露大笑，“哇，训练有素。”拉过辛蒂，“阿姨今天犯了个错误，应该给你和你哥哥带礼物的。下回补上，告诉阿姨，喜欢什么？”

……冗长的客套结束了。梦露谈起正事，明天试镜头，导演需要哪种类型的演员？否则，不合导演口味，就没戏了。影妃直言相告，她也不知道。她不认识那个导演，也不知道那个导演正在拍什么电影，甚至，那个人是不是导演她都不清楚。

梦露手一挥，“我晓得了，明天呈自然本色。”

严思怡：“秦姐，您也帮帮我呗。我读书全是自费。”

梦露顿生不满，就像她不曾帮她。事实是，相识半年，她一直帮她，带她当了多少回演员！“你不是说有一个导演供你吗？”

严思怡脸红了。“他说给我钱，只是嘴上说。”

秦影妃：“你说的是高、高……”

“高君健。”

梦露指着严思怡，对秦影妃说：“这是高二奶。”

“梦露！”严思怡叫了一声。

梦露：“和我们交朋友，就得公开所有隐私。”

严思怡没了言语，看看她俩，见两个女人都盯着她，就说“感情问题，与二奶不二奶无关。”

梦露：“怎么无关？人家有妇之夫，你和人家上床，又盼人家娶你。不当二奶当什么？”

严思怡怒了，“你乱用概念。所谓二奶，是与有妇之夫以夫妻